

洱海暮色

■ 王彦

黄昏是从西边来的。

起初只是苍山十九峰顶上的一线金箔，薄薄的，仿佛能听见风把它吹出铮铮的细响。旋即那金箔便融了，化作汁液，顺着山脊淌下来，淌成满坡的流光，一路倾泻入洱海。湖面霎时有了魂魄，万千鳞波同时亮起，像一匹被抖开的绸缎，上面绣满了碎金子。没有风，光却在流动。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整个湖都在无声地翻译着天色的语言——先是金色，再是橙色，再是绯色，再是紫色，再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介于颜色与光之间的某种质地。

沿着生态廊道走，便觉得自己走在光与水的缝隙里。栈道是新的，混凝土的灰白色被夕阳一照，成了暖调的浅赭。脚踩上去，那温度便透过鞋底传上来，是白日积蓄的余热，温吞吞的，像老人和蔼的手掌。左手边是洱海，右手边是田野。田里的稻子已经抽了穗，万千粒青白的米粒挤在穗壳里，饱满得将绽未绽，空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清甜。青蛙还未开始夜鸣，只有几只白鸕站在田埂上，单腿立着，把自己收成一枚安静的标点。

近岸的水里生着菱角。菱叶密密地铺开，圆润的叶面在逆光下显出透明的绿，叶脉如细金丝织成的网。叶与叶的间隙，光漏下去，水面上多出些不规则的金色窗格。水下的世界隐约可见——几尾鲫鱼游过，银白的肚皮一闪，像谁往金色窗格里投了一枚硬币。更深处，水藻摇着柔长的臂，绿得发沉。时光在这一小方天地里仿佛凝住了，所有的移动都缓慢，所有的颜色都厚重。

廊道在前方拐了个弯，拐弯处长着一排老柳。柳丝垂到水面，枝条尖蘸着粼粼的光，风一来便写出一行行潦草的水书。柳树下有长椅，椅面被晒了一整天，摸上去温热如体温。坐下来，对岸的白族村落便清晰地浮在暮色里。那些白墙用石灰粉过，此时被夕光染成杏子的暖黄；墙头有青瓦，瓦楞间生出些瘦瘦的瓦松。炊烟升起来了，是极淡的青色，直直地往上走，走到半空才散开，散成一片薄薄的、棉絮似的暮霭。村子

背后是田，田背后是山，山背后是天。一层一层推开去，从青到黛到蓝到白，像谁用最细的毛笔蘸着水彩，一遍一遍地渲染。最远处，天与山与水的界限完全模糊了，只剩下一种浩大的、温柔的苍茫。

有单车从身后经过。铃声脆脆的，丁零一声便远了。骑车的人是个少年，白衬衫被风鼓起来，像一张帆。他很快消失在柳树那头，只留下一串轴承转动的、细微的嗡嗡声。那声音钻进傍晚的寂静里，像一根丝线嵌进绸面，不扎眼，却让整匹绸子有了经纬。

日头终于落到了山的那边。但光并未消失，它只是换了种方式存在。天顶开始泛起一种奇异的紫——不是花的紫，不是果的紫，是水洗过无数遍的、褪了色的绸缎的紫。这紫色向下渗，渗到云上，云便成了紫灰；渗到水上，水便成了青蓝。此刻的湖面像一面被呵了气的古镜，影影绰绰的，什么都能照见，又什么都照不真切。一只水鸟贴湖飞过，双翅几乎触到水面，划出一道长长的、渐渐消散的纹。那纹先是亮的，像水面上多了一道光痕；然后暗下去，暗下去，最后只剩些微的动荡，证明有生命曾从这里经过。

廊道上的地灯齐刷刷地亮了。是暖白的光，一个个嵌在路面边缘，像珍珠串成的念珠。光晕铺开来，圆润的，彼此挨着，形成一条光的甬道。有飞蛾扑向灯罩，扑簌簌的，翅膀扇出细小的风。灯下有虫在鸣，不知是蟋蟀还是纺织娘，声音一长一短，像是在缝补什么——把白天的碎片缝进夜里，把光的残留缝进暗里。

再往前走，便进了柳树。柳丝更密了，把天空剪成碎片，碎片的边缘镶着最后的、即将熄灭的钴蓝。林间有湿漉漉的气息，是水汽与草木汁液的混合，凉丝丝地贴上面颊。地上落了些柳叶，被灯光一照，成了满地的金箔剪影。一只夜鸕站在水边的石头上，缩着脖子，像一个沉思的老人。它比我更懂得这傍晚——它不必走，不必看，只消立在这里，便成了傍晚本身。

林子的尽头是海边白族村落才村。火火多了，暖黄的窗格一块块亮

起，有电视的光在闪烁，有锅铲碰着铁锅的叮当隐约传来。但我不急着走过去。我转过身，最后看了一眼来路——那条廊道静静地伏在湖畔，像一根温暖的弦，白天的曲子弹完了，如今只剩下余韵，在弦上慢慢地、慢慢地颤着。

洱海彻底暗了，但暗不是黑。暗是蓝的，深的，柔的。水天相接处还有一线极淡的光，像美人的眉，将要隐去却尚未隐去。整个湖成了一块巨大的、幽幽的蓝宝石，所有的光都沉进去了，沉淀在深处，等明天再浮上来。

我忽然明白，黄昏不是光的结束，而是光的另一种形态。它把白日的烈性酿成了温润，把万千锋芒收进一面湖里，让所有急着赶路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能在它面前慢下来，慢成一粒菱角，一尾小鱼，一片摇在水底的水藻。

远处的山上，最后那线光终于灭了。天地合拢，洱海轻轻呼出一口凉气。夜来了，带着漫天将显未显的星。而我仍站在廊道上，觉得自己成了这长卷里一个墨点，小小的，静静的，被画在了光与水的交汇处。

万花溪，自天生桥而来

丁成武

连日暴雨过后
山间弥漫着未散的湿凉
群山绵延千沟万壑浸湿的流水
经天生桥这道石门
尽由万花溪 一一收納
从桥洞倾泻而出
唱着欢歌奔跑

向北 河岸渐宽
它慢慢沉静下来
静静梳理心底的涟漪
不理睬岸边柳绿花红 虫鸣鸟啼

向西转弯
河道骤然收窄
扑向暗石险礁时 它便放开喉咙
大声呐喊 汹涌奔突而过
十来开外
仍能听见它激越的回响

我沿河堤
循着水流前行 涛声渐行渐远
我与它一同慢下来
身后 天生桥耸立山间
历经一路跌宕
这一脉流水 奔向浩荡大河

山地傍晚

罗家贵

静默而绿意盎然
像每天亲切的问候
白雾茫茫迷蒙山川
难以清晰辨别真实模样

伫立山岗之上
仰望东山
升腾耀眼光芒的地方
与生俱来的向往
期盼惬意而圆满

杨柳绿草清风徐来
心仪已久的花开
寂静中透着惊涛骇浪
沉醉中惬意徜徉

炊烟像一支利箭
冲破彩虹顶端
清风里的幻影
在密树丛生的河岸上
携手走过
大桥的远方

八月的松鹤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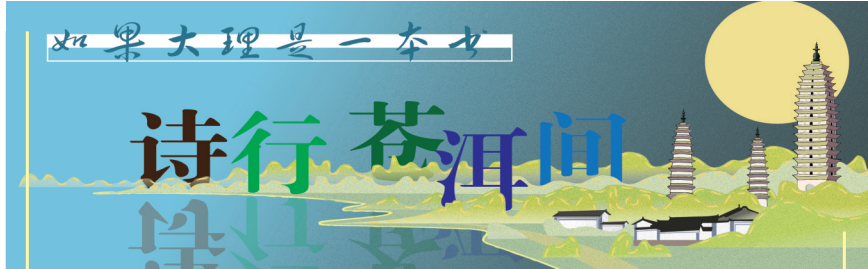
张树标

松鹤村的茫茫梅林
像走不出的梦境
松鹤村的远古传说里
白鹤还在溪水边吟唱 舞蹈

松鹤村安宁的寂静里
喇叭声振八方 穿越凌云
村民的日子和它一样
每一次登高 都充满喜悦

激昂的喇叭声 永远那么响亮
每一曲都尽力唱响喜庆 忧伤
仿佛情绪写满人们的脸庞
喇叭声飘过的地方都有好故事流传

松鹤村的边边角角
处处是风的美慕 梅果的祝福
我来时秋山如画
抬头
可与梨 木瓜 海棠一起庆丰收
低头
可见梅林下憨态可掬的菌子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卖雪诗四首（录二首）

■ 大错（明）

【原序】：苍山积雪六月不消，里人取而货于市，亦海内所仅见也。因约同社诸君子咏之，聊代风土之纪云尔。

（一）

十九峰高冰玉明，老人琢取向榆城。
凉分银杓吴钩动，影度磁甌晓月生。
冷眼未窥心已折，热肠将化意难平。
岁寒自有寻盟友，市道为交未可轻。

（二）

瑶华琪蕊乱峰头，亭午敲冰景更幽。
冷浸诗脾堪结夏，凉消酒渴欲惊秋。
恍联谢女因风句，疑泛王郎趁月舟。
卖尽不须高价值，梅开依旧满芳洲。

——《大理历代诗词选》

山上的雪还可以采至市场上售卖？还是在盛夏六月？
诗人大错的诗，非常确定以及肯定地告诉我们，在大理就可以！并且早在明朝就可以。

这两首诗，都是聚焦“六月卖雪”，读来别有风味。第一首从苍山的雪景落笔，带着雪山的冰清玉洁，再转入市井卖雪的鲜活场景，又有“银杓”与“磁甌”的冷冽清凉，再写到“冷眼”与“热肠”，将人心澄澈写得如此清丽。第二首，以瑶池仙花来比喻苍山雪，以充满高古典雅的典故，将“六月卖雪”的清凉体感，刻画得如此风雅。

我们今天读诗，还想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大理苍山，可以有“六月卖雪”的独特风物？

这个，得要从苍山作为“世界屋脊的屋檐”的经典地质学的地位说起。苍山是一个神奇的临界点，东喜马拉雅山系到此结束，海拔2000多米的云贵高原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因而从此往南，再无海拔3500米以上的大陆山地！正如诗人于坚所言，苍山像一头狮子，它一出现，其他周围的山如同小猫一般四下逃散！原来，我们天天所见的苍山，是以如此的方式，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也由此，与地球上最伟大的力量——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有如此密切的关联！这当中，大理冰期是不能不提的。若真有时光机器，穿越到遥远的第四纪冰河时代，那个冰雪为王者的时代里，苍山一定是银装素裹，满眼的冰雪，散发着幽蓝的光，巨大的冰川挟裹着各种沉积物，为年轻的苍山增添冰削斧凿的痕迹……1937年，奥地利人魏斯曼认定苍山是第四纪末次冰期冰川活动的典范地区，也是亚欧大陆末次冰期古冰川作用所能达到的纬度最低的山地，大理苍山也因此成为“大理冰期”的命名地，这也是苍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依据。而据北京大学2002年的研究成果提示，即便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大理苍山高山局部冰雪残留的痕迹，时间下探可至距今千年上下，恰与南诏政权的消亡时段相近，这也算是苍山一大理冰期命名地一桩奇妙的时空巧合。巨大的地形高差，苍山由河谷至山顶呈现出6个垂直自然分带，有着极其多样和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才为何会出现苍山上采雪来大理古城售卖的原因。

对于在大理古城长大的孩子来说，苍山上的雪，还不止于一掌清凉。有时，从苍山高处背阴山沟里取下来的雪，还会用来腌鸭蛋，雪水浸泡过的鸭蛋，总是要更鲜美得多。另外，在大理吃饵丝米线少不了杂酱，炒杂酱时少不了要用到面酱，而每年冬天做面酱时，也少不了用到苍山雪！苍山的雪，常以这些个奇妙方式，深度参与到大理人的生活之中。

诗人大错的诗，以奇绝传神的文字，将苍山、苍山雪，与苍山之下大理古城人的生活，封存保鲜，哪怕过了百年千年，每每展读，还是带着当年的凛然雪光与市井温情。

读这样的诗，就像在读非常有趣的风物志，对于大理本地人来说，是再现，现实中还有雪泥鸿爪，对于外地人来说，是奇闻，迫不及待前来一探究竟。所不同的是，诗人有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以极高的才情将“六月卖雪”用优美传神的文字表现出来，让我们在眼前、在心里勾勒出现在明代的大理市井卖雪图，每一次阅读，都感受一次一掌清凉醉榆城的浪漫。古人卖雪，可慢享瑶华清欢，今天我们远观苍山雪，更多一份山河隽永，岁月安然。

（王晓云）



康复者家属之一 杨小开

在山石屏的老住户中，杨小开很特殊。作为健康老人，她生活在麻风患者中间。从1983年至今，她一直住在山石屏，坦然面对着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杨小开老人身形矮胖，但面色红润，鹤发童颜，特别是那两排牙齿，白如珠贝，饱满整齐。

聊天就从牙齿开始。我说：“大姐，你牙齿这么好，令人羡慕啊！”“牙齿倒也不错，老啦，精神不如以前。”杨小开声音洪亮，肺气很足。

杨小开生于1956年，已经68岁，她老家在洱源县牛街乡太平村委会。1983年，她才27岁。母亲得了麻风病，她就送母亲到山石屏疗养院。她是孝女，为了照顾母亲，她便留在了山石屏，从此再没有离开过。

“人家都说麻风病传染，我就不信。我几十年和麻风病人生活，可我从没得过麻风病。”杨小开说。

“我妈名杨润凤，得了麻风后，村里人都嫌弃我们，老家待不成。我送我妈进来山石屏后，就没有再回家。照顾我妈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个男人，叫周天喜，他也得了麻风，就在疗养院医病。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就嫁给了他。周天喜是茄叶村人，嫁给他之后我就回他家居住。可是我们却受到了茄叶村人的歧视，他们不给我上户口，不给我分田地，我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后来，我就到山石屏疗养院来，麻风病人们见我可怜，每家给我一碗米，让我回家过年。再后来，村里发生火灾，我家的房子被烧掉，我就直接搬到麻风院住。你看我都住了几十年了，也没得过麻风病嘛！”

杨小开老人真是不简单，我在心里嘀咕，她是个孝女，也是个善人。她身为健康人，不仅照顾患麻风病的母亲，为她养老送终，还嫁给了麻风病

人，让这个比她大十三岁的男人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生了七个健康子女。儿子周富山如今也在山石屏发展种植养殖业，种了几亩地。他不仅侍奉老母，同时也像别的康复者家属一样，照顾着疗养院里的老人们。杨小开的几个女儿最近的嫁到洱源县乔后镇，别的分别嫁到湖南、西藏等地。有两个女儿在西藏打工，有一个女儿在北京打工，还有一个没有出去，在家务农。这些女儿都已生儿育女，多则两个孩子，少则一个。

杨小开如今也过着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其乐也融融。

康复者家属之二 宋树江 赵凤桃

宋树江生于1985年6月，是出生于山石屏的麻风康复者子女，父母都是麻风病患者。父亲宋文运，是洱源县右所镇下山口人，已于2019年大年初一辞世。母亲罗国秀，是洱源县苴碧湖镇白鹤村人，现仍在山石屏疗养院居住，已经七十五岁。

宋树江说：“父母生我姐弟三人，大姐宋福和，现在下关的火锅店打工。弟弟宋荣坤，现在是苴碧湖镇卫生院的医生。我在山石屏疗养院小学读了六年，家里困难就去放羊。我现在有两个娃娃，大的十六岁，在洱源县职中读书，小的在读学前班。”

宋树江和我聊天时，他的丈夫赵凤桃就笑嘻嘻地坐在旁边。赵凤桃生于1979年10月，也是山石屏二代。他的父母都是麻风康复者，父母已相继过世，父亲已去世了十六年。赵凤桃还有个姐，因为无法养活，三岁就送给别人做养女，现在姐弟之间还有往来。

赵凤桃说：“1998年，我出去打工，后来父母多病，便返回山石屏照顾老人。父母过世后，我学了个驾

照，开辆微型车，逢街天拉拉人，拉拉货，现在主要是接送娃娃上学放学。小孩在茄叶小学读书，早上送去，下午接回来。过去学校不开午餐，还要接送四次。每天时间大多耗费在这件事上，但只要娃娃好好读书，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就是苦点穷点也值了。”

我问：“现在，你们是山石屏的中坚力量，你们现在主要发展什么产业？对山石屏的未来有何打算？”“在李医生的帮助下，我家养了三头西门塔尔肉牛、九头长白猪，十二只山羊，还有群生态鸡。此外，我们种了十五亩苞谷，还在核桃地里套种些庄稼。”赵凤桃说。

“种植业和养殖业是相互依赖的，只有农家肥，庄稼才长得好，种的苞谷又来喂牲口。”宋树江说。

宋树江的名字像男的，赵凤桃的名字像女子。两口子偏偏倒过来，叫凤桃的是丈夫，叫树江的则是女子。

“李医生跟我们商量过，要把山石屏建成生态旅游康养村。听说很快就要在这里盖宾馆，要建报告厅，还要盖爱心食堂。以后将会有更多的人来这里康养，我们就可以带动炼铁、养后、西山三个乡镇的康养产业。”赵凤桃自豪地说。

以上记述的，只是众多麻风康复者中的小部分人，另有几名家属。他们都得到李桂科的医疗和照顾，没有李桂科，他们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幸福。他们也是生活的强者，麻风病没有把他们击垮，他们艰难却又顽强地活下来，七八十岁还能生活自理，有些还在为子女打拼。如今，他们住着套房，像城里人的居所，还享受着城里没有的山水和清新的空气。他们能按月拿到低保或养老金，衣食无忧，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李桂科医生为他们做得周全。

麻风康复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是尘埃里绽放的花朵，在人生的寒冬奋力捧出最美的容颜。

中华民族正因有这种隐忍和坚韧，才得以绵延至今。数千年历史中，一次次的磨难，天灾或是人祸，都没有摧毁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

在这些麻风康复者和家属的身上，我们应当得到更多的启示。

连载 90



苍洱晨光

杨利军摄